



今生今世爱情小说丛书

梅兰

梅兰

周洁茹 著

我爱你

花山文艺出版社



今生今世爱情小说丛书

梅兰

梅兰

我爱你

周洁茹 著

花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梅兰梅兰我爱你/周洁茹著. —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
2002

(今生今世爱情小说丛书)

ISBN 7-80673-183-0

I. 梅... II. 周... III. 中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1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51917 号

丛 书 名: 今生今世爱情小说丛书

书 名: 梅兰梅兰我爱你

策 划: 谭 湘 刘桂欣

著 者: 周洁茹

责任编辑: 刘桂欣

美术编辑: 李文侠

封面设计: 阿 罡 汐 鹭

插 图: 侯海波

责任校对: 李桂香

出版发行: 花山文艺出版社(邮政编码: 050071)

(河北省石家庄市和平西路新文里 8 号)

网 址: <http://www.hspul.com>

E mail: hswycbs@heinfo.net

印 刷: 河北新华印刷二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字 数: 169 千字

印 张: 7.375

版 次: 2002 年 10 月第 1 版

200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书 号: ISBN 7-80673-183-0 I·114

定 价: 12.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作者简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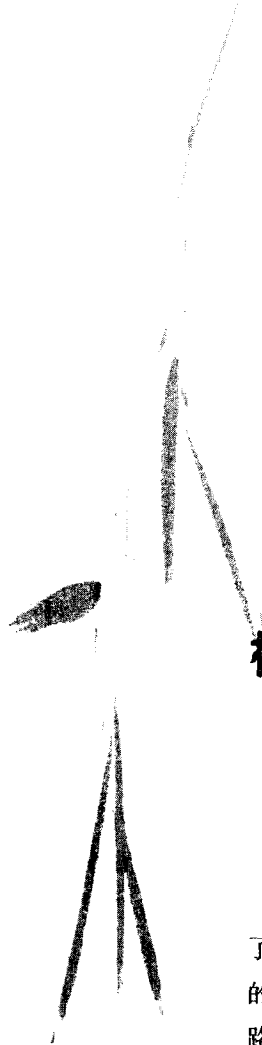
周洁茹

1976年出生于江苏常州。1991年开始写作，在《人民文学》《花城》《收获》等刊上发表小说一百余万字。创作有长篇小说《小妖的网》《中国娃娃》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现旅居美国。



目 录

梅兰梅兰我爱你	(1)
乱	(26)
午夜场	(46)
像离了婚那么自在	(59)
做伴	(78)
脖子扭了	(98)
肖雅与新生活的开始	(141)
黑	(153)
文雅	(169)
人面桃花	(196)



梅兰梅兰我爱你

1

梅兰坐到机场巴士上一颗心才算是放下了。定下心来拢头发，头发是出门前才烫的，一路上发发丝丝老往眼窝里飘，飘得走路都要看不清楚了。怪只怪那个开发廊的菊花，说是城里流行呢，呸，她那破店也叫发廊，想想真是后悔，出来都要出来了还给她赚了四块钱去，以后再也不做她生意了，梅兰恨恨地想。转念又想，真傻，我这次出来了可是一辈子也不回去了，哪还有什么回门生意啊。又偷偷笑了一回。

飞机刚上天那会儿，梅兰恶心得只想

吐，肚子里翻江倒海，心肺肝全搅和到了一起，耳朵也没有了。正难受着，坐在旁边的一个小男孩看她，表情很轻蔑，大声说：“你可是头一回坐飞机嘛，张大嘴耳朵就不会疼了。”梅兰一阵心慌，忙把头别过去，恨自己没见过世面，还被一个几岁的孩子作弄，居然让自己张大嘴什么的，又恨姐梅丽给自己安排的计划，先是被中巴车拉到城里，又从城里坐火车到省城，再从省城坐了这飞机来，一路上的苦自然是不用说了，要不是为了顺姐的意思，我是打死也不坐飞机的。还好，担惊受怕也不算什么，终于还是下了飞机，好好地坐到车上了。

2 背包在后面硌着腰，梅兰很想把包从肩膀上卸下来，又想，梅丽在电话里再三关照的，一路要小心，嘴要闭牢包要放好，现在的人可都坏着呢。手就放下了，由着背包硌腰，人夹在前排座和背包中间喘着粗气，心里却是很安定。这包是梅兰来之前特意在集上买的，又便宜又好看，牛津料子，管保能用上五六年。鞋和衣服也是集上买的，梅兰最识货，整天手里做着的就是镇上最漂亮最时新的衣服，那些衣服梅兰还看不上眼呢。只有集上卖的成衣，那做工，那料子，才算是最好呢。

梅兰觉得身上开始发冷了，看旁边，一个小孔正往外面喷着冷气，梅兰知道那是空调，但不知道怎么弄，又不敢用手去碰，怕别人看出来她什么都不懂，只能往外面坐出来点，反正车子里人也不多。

坐了会儿，脚上却开始热起来，低头看，崭新的旅游鞋不知道什么时候被人踩了一脚，鞋面上一个大黑印子，梅兰心疼得急忙俯下身子去擦，头低着，只觉得全身的血都涌到头顶上来了，只能把头再抬起来，鞋没擦干净，手心手背倒全黑了，随手就往雪白的座位布上摸了几把，黑颜色立即就印到座位布上面了，非常醒目。梅兰装做若无其事，看着玻璃窗外面，心

怦怦直跳。飞机上那小男孩正熟门熟路地钻进一辆车里去，梅兰从没见过那样的车，特长特长的，一辆抵两辆长。只是为了接那小孩一个人吗？梅兰不错眼珠地盯着那车看，直到它拐个弯儿不见了，再看别的来来往往的车，看到最后也乏了，才把头转回来，闭上眼睛，叹了口气。

其实在飞机上也不过两个小时的时间，梅兰却觉得好像过了两年一样。尽管梅丽都详细地给自己说了，把机场的路线图都画在纸上，要办的手续编上号，交机场费的钱还特别放在一个信封里，梅兰还是紧张，怕有什么差错。在候机大厅里梅兰盯上了一个时髦小姐，一路上就只跟着那小姐，小姐把机票登机牌身份证什么的拿在手里，梅兰也拿在手里，小姐在机场店随便逛逛，梅兰也跟着逛逛，这可是件累死人的事情，梅兰要时刻注意着自己的步态，头发，背包，只怕人家把自己给看轻了，就故意装出老练来，皱着眉晃着身子，模样就像一天到晚坐飞机，坐得都烦死它了似的。还好，一切都顺利，没有发生意外。梅兰的心放下了。

机场车还不开，梅兰只能呆坐着，把梅丽那封不知道看了多少遍的信再看一遍。信很短。

妹：一切我都安排好了，你来吧。姐。

后面就是那张机场路线图。

本来梅兰在镇里呆得也还不错，村里人都羡慕她，一个女孩子，能念到初中毕业，又有门路在镇邮局对面的裁缝铺学手艺，管吃管住。梅兰也觉得自己在村里是高人一等的，又有个有钱的姐姐在外面，自己总归是要跟出去过好日子的，就不怎么爱搭理人，什么东西也不放在眼里。

梅丽的信和钱只寄到梅兰的铺子里来，梅兰不敢把姐的信和钱交回家里去，爹娘不拿梅丽的钱，也不认梅丽这个女儿，



当年梅丽天天在家里作死，吵着要走，闹得鸡飞狗跳的，爹娘的脸面都给梅丽丢光了，现在梅丽都出去有六年了，外面变化也大，爹娘嘴里不说，心里倒反过来怨两个儿子不通窍了，只知道在地里死做。

手里的活一完，梅兰就跑到对面的邮局里去，邮局里有报纸和杂志，不过每月只进一种杂志，名字叫做《故事会》的，邮局那老头儿已经开始烦梅兰了，烦她老是来翻，可从来就没买过。梅兰有梅兰的心思，翻杂志是假，主要是等梅丽的电话，虽然姐的电话来得很固定，都是每星期六的上午十点，不过这电话也不好经常接，整个邮局就一部电话，都被梅兰占了，别人意见很大。柜台后面的是菊花她姐，名字叫桂花的，已经给梅兰看了好几次白眼。也怪，很快桂花就又热情起来了，还有一次亲自找到铺子里叫梅兰听电话。梅兰不明白那是怎么一回事，大概是梅丽和桂花说了些什么吧，梅兰也不去弄明白了，梅丽总是有办法的，梅兰知道。还有爹娘，嘴上发着狠，嚷嚷着你们姐儿两个都走都走，走了都不要再回这个家来了。却不像当年绝绝地待梅丽那样待梅兰了，梅兰就像得到了默许一样，定定心心地收拾好东西，把那份别人都眼巴巴的裁缝工作不当回事儿就辞了，出来了。

二

梅兰小心翼翼地按照梅丽写下来的步骤做，一步也不敢自己做主，从机场车下来，就直接叫出租车。梅兰站在街沿边，只看见满街的五颜六色在眼前流动，也不知道哪种才是出租车，横下心来，一咬牙，手就伸出去了，几乎是同时，一辆红色夏利车“吱”地一声停住了，梅兰还发着呆，直到坐到车上

了，司机问去哪儿才缓过神来，说：“西城区，影响时尚。”司机二话不说，直往前开去了。梅兰相信梅丽说的话了，这么大的城市，只要你说影响时尚，没有什么人不知道的。

到了。梅兰一下车，只觉得眼睛被耀得发疼，手挡着额头，再看，面前这一整幢楼都像是玻璃做成的，在大太阳下面闪闪发光。梅兰小心翼翼地走上几级台阶，进了大厅，只觉得这里面倒比外面还炫目，摆设当然是比候机厅里还精致，正当中还有一眼泉，变着花样往外面喷水。梅兰只顾看那泉，看得入神，倒把正事给忘了。

左侧的沙发上坐着位小姐，自梅兰一进来就开始注意她，注意了好一会儿了，才犹豫犹豫地向梅兰走去。梅兰也感觉到有位时髦小姐正向自己走过来，乍一看，是姐梅丽，再仔细看，是看错了，怎么可能是梅丽，一丁点儿都不像的，就算是梅丽，也应该有一丝半点从前的痕迹吧，这位小姐跟姐可是没有丝毫的相同之处，又看一眼，真是姐，竟是一头黄发，手指甲也是一片金黄，嘴唇倒是黑色的？再走近些，梅兰又发现梅丽穿着的是一种像高跷那样的实心底凉鞋，梅兰本来还在想姐怎么一下长高了十多厘米呢？原来是穿着厚底鞋啊，但姐踩着高跷走路还是那么好看呢。梅兰以前只知道抹红嘴唇，描眉毛才最好看，姐的这身装扮是第一次看到，也好看。梅兰心里一阵激动，奔向前去，一把抱住了梅丽的腰肢，嘴里很响亮地喊了一声“姐”，眼泪情不自禁地流出来了。

梅丽倒差一点被自己的妹子吓死，大热的天，穿着双旅游鞋，不知道哪儿弄来的一身翠绿色的连衣裙，气都不透的，烫着个八十年代初期才有的卷毛，嘴上红了一大片，仔细看，才看清楚涂的是口红，都涂到嘴唇外面来了，配着焦黄的脸色，要多难看就有多难看。梅丽不禁心酸，自己在外边这么多年



了，到现在才把妹妹接出来过几天好日子。不过自己也难，六年了，什么也没混出来，只做了这影响时尚下面一个美容单位的部门经理。看看平日那些熟客们，都和梅兰差不多的年纪，却一个个穿名牌开名车的，就连家常用的几滴香水也要值好几千，怎么我家的妹子生来就要受苦受罪呢？

梅兰倒没有姐那么多的想法，只一味地看见姐就像是看见依靠一样，紧紧抱着梅丽死也不松手。梅丽很有些动情，拍着梅兰的肩膀，安慰梅兰说：“来了就好来了就好。”又说：“走，先上去洗个澡换身衣服，姐再陪你去吃饭。”

梅兰心里堵得慌，没来的时候总觉得有很多很多话要跟梅丽说，见了梅丽的面可是一句话也说出来了，只是紧紧地跟在梅丽后面，进了电梯。这电梯居然还是透明的，半圆的形状，可以看到大街上。梅兰学着姐的样子，斜着身子，撑住电梯里弧形的扶手，马上就觉得轻松了很多。梅兰一直想问姐，影响时尚是做什么的，是不是给一些高贵小姐做衣服的，房子这么大，门口站的小姐们穿得又都那么好。心里想着，就问
6 了。梅丽看了梅兰一眼，说：“以后你会知道的。”

一会儿电梯就滑上了十楼，梅兰一出电梯就望见了美浴中心这几个字，旁边还写着牛奶浴，蜂蜜浴之类的漂亮大字。梅兰只觉得局促，这短短几分钟里看到的听到的接触到的竟比自己二十年来所获得的东西都要多得多，梅兰除了全盘接受，除了恨自己没有早一点出来，再没有别的想法了。

梅兰只看见梅丽的嘴在动，也不知道她说的是什么，很快梅丽就出去了，梅兰看着梅丽的背影消失，木然地脱掉衣服，走进了一个陌生房间，房间里有几个女人，赤裸着身体晃来晃去。

梅兰觉得自己是孤立的一个人，站在水柱中间，恍恍惚

惚，水是温热的，但梅兰没有感觉。对面有一些木头小房子，梅兰看见从里面走出来的女人都像煮熟了的胡萝卜一样，又红又肥。梅兰只是站在水柱的下面，动也不敢动。一个坐在木头房子里的女人，眼睛越过透明的玻璃窗看了梅兰一眼，梅兰觉得那是能让自己刻骨铭心的一眼。梅兰把手背到后面，使劲掐了一把自己，觉得痛，才恍然大悟，胡乱擦了几下，就出来了，坐在沙发椅上发呆。一会儿，有饮料、茶水之类的东西旋转着走过来，问梅兰，小姐，您要些什么？梅兰只是恍惚地看着那双托饮料茶水的手，一言不发，那手就笑了一笑，又旋出去了。

过了好一会儿，梅丽才进来，见梅兰已经出来了，想说什么，还是没说。梅丽对自己说，梅兰可是头一回出门，很多东西别说是享受了，就连听都没听过，也就由着她去了。想着，把几个纸袋递给梅兰，说：“里面是姐给你买的新衣服，换上去吧。”

梅兰接过袋子，把手伸进去，只觉得那些料子像水一样柔顺，拿出一样来，抚摸着柔软的绸缎，只以为自己是在做梦，一时间竟痴了。

梅兰穿上了新裙子，站在镜子前面左照右照看不够，梅兰不明白，这么简单的一条背带裙，没有花边，没有折褶，怎么穿上就显得那么好看呢？梅丽理解梅兰的体会，含着笑在旁边看。梅兰的脸色是红润了，俗气头发这会儿湿湿的也看不大出来了，梅丽甚至还觉得梅兰的脖子窝也白了一层，可怎么看，还是一个乡下丫头。想想，又领着梅兰下到自己那层楼，梅丽亲自动手，给梅兰化妆。梅兰只觉得无数支笔在自己的脸上游走，一切都像做梦一样。直到全部画好，梅兰看了一眼镜子里的自己，梅兰相信自己是一个美女了，就像姐那样，甚至比所



有那些尊贵的小姐们都好看，梅兰相信。

在餐厅里吃过些什么梅兰全然不记得了，只知道尽些好看但做得不太熟的东西。梅兰现在惟一关心的就是要多见见识，多发现新鲜东西。

梅兰牵着梅丽的手跑上窜下，什么房间都要进去看一看，直跑到二楼的茶坊里，梅兰看见一种红花绿叶底子龙凤呈祥的旗袍，觉得好看，嚷嚷着要穿，这旗袍是茶坊的工作服，梅丽跟茶坊的领班阿敏打了个招呼，梅兰就得了特权，捧着一件旗袍乐颠颠地去换了。

站在洗手间里，梅兰忽然感受到一种耻辱。穿着那么次的衣服横穿了大半个中国梅兰没有感受到耻辱，提着粗笨行李走进金碧辉煌的大厅时梅兰没有感受到耻辱，在美浴中心当着众人的面除下自家做的土布胸罩大裤衩时没有感受到耻辱。突然，这种耻辱就来了。梅兰情不自禁拿那件软缎旗袍蒙住了头，放声哭了。

8

三

梅丽并不是要梅兰来做什么，梅丽只想让梅兰过几天好日子，梅丽的意思是让妹妹见识过了，享受过了，再给妹妹一大笔钱回家去过安稳的生活，做姐的心里也舒坦了，只要妹妹吃好穿好高高兴兴，天天夜里勾着心尖尖的那笔欠账终于可以抚平了。

但梅兰在到达城市的一个月之内，就学会了管香水叫香氛，管抹红嘴唇叫上唇彩，管胸罩裤衩叫文胸底裤。梅兰和其他农村上来打工的女孩子不一样，那些女孩子大都是从小饭馆小酒吧的苦活儿开始做起，每天都有发现，那些东西看在眼里

记在心上，想法慢慢地变，渐渐也明白什么是享受生活了。而那些出生在城市平民家庭的女孩子，她们的日子较丰裕些，也还是紧巴巴地过着的，她们从小就有这个观念：世界上是有那么一些女人，她们的生活和我们的不一样。她们习惯了这个观念，她们平静地看着那些不一样的女人在身边走来走去，高级餐厅里，专卖店里，娱乐场的小包间里，她们平静地看着。但是只要一有机会，她们就会迅速地成为那些女人中的一个，迅速地适应，毫无破绽。

梅兰不一样，梅兰直接就从零跳到了一百，梅兰从一开始就明白过来了，女人要过什么样的生活，女人要用什么样的东西，那些东西注定就是那么贵的，几百元一支的口红，上千元一件的衣服，眼睛里脑子里满满的都是这些，再要回到从前，那是根本不可能了。

9

梅兰要求留下来，留在茶坊做事。有些事情就是这样，梅丽为妹妹设身处地想一想，认为梅兰想留下来也是好事。茶坊的工资还算可以，活儿也不累，去茶坊的小姐先生档次又很高，常在那儿呆着，兴许还能提高提高自己的档次呢。当然是比去外面的茶馆做事好，影响时尚来往的大多是女人，还有就是送女人们来的女人的老板、丈夫或者情人，这些男人很安全，比任何时候都要安全。他们规规矩矩地在酒吧和咖啡馆之间走动，所以这些地方的生意好得很。商场的生意也还不错，那些衣服和化妆品是可以吞吐好几回的，有些女人只赚中间的差价，半个小时前买的琳琅满目马上又会飞回来折成现钱，那是很含蓄的做法，有些女人很想从男人口袋里掏钱，直接掏就会很难看，但如果是男人自愿掏钱来为她买点什么，那又另当别论。总之，这样的事情太多了，这样对梅兰不好。梅丽想。但梅兰想去茶坊做事是好的，阿敏那里的小姐走动得快，新手



做不长久就会逃掉，去别的能多赚钱的地方，但每天都有新人出现，源源不断，新人们都很年轻，健康，对未来充满了希望。去茶坊可以赞同，梅丽想。一念之间。

10 后来梅兰学会了看影碟片，一部最新最新的香港电影，名字叫做《甜蜜蜜》的，里面黎明就是这么对张曼玉说的，黎明的表情很夸张：“你有 BB 机啊，BB 机啊，你真能干啊。”梅兰想起来了很多往事，虽然那些往事只不过是发生在一个月之前，梅兰已经不再有耻辱感了，只是经常地恨自己，恨所有的东西和人，恨自己刚来那会儿，怎么那么蠢呢？穿成那样，也招摇过市。梅兰觉得自己比黎明要好些，梅兰从一开始就没有把 BB 机放在眼里，梅兰的观念就是满世界的女人，她们用的都是手机，什么是手机，有黄色的，红色的，只只都很精巧，放在手心里就像一只甲壳虫。梅兰熟练地打开梅丽手机的折叠板，摁下那一串熟悉的数字，里面传来了清晰的答录机的声音，先是一小段《梅兰梅兰我爱你》，然后是梅丽的声音，请留言。梅兰侧着头，听了一遍又一遍，脸上浮着微笑。很快，梅兰就不再碰梅丽的手机了，梅兰对自己说，手机算什么，还有更好更好的东西在将来，尽管那些东西现在看来都很模糊，遥不可及。

梅兰认为梅丽很有钱。尽管梅丽说过很多次了，所有的钱都用来买房了，不得不买，因为租房实在不合算。

梅兰不信，只觉得自己的情绪在变坏，那是一种汹涌的感觉，控制不住也掩饰不了。

梅兰和梅丽不一样，梅丽的思想和性情在六年之间已经换过无数次了，除了梅丽这个名字，梅丽所有的一切都完全和从前决裂了。而梅兰虽然在短时间里明白了很多道理，但骨子里还是稚嫩的，只是梅兰自己不知道罢了。总之，小镇裁缝铺的

学徒工梅兰已经变成了影响时尚的茶坊小姐梅兰，崭新的生活在等待着她。

四

陈志尚穿得很随便，坐在茶坊的八号桌，要了一杯水。前阵子流行过工夫茶，花茶果茶，或者清茶，但流行对陈志尚无效，陈志尚能够敏锐地发现流行，但他并不会追随流行。陈志尚还是和以前一样，只要一杯水。

茶坊的位置很好，可以看到很多人，单身女人洗过头会到茶坊喝一杯淡茶，等待的男人会坐在茶坊里翻报纸。陈志尚看着一个黄发女人走出去，回来的却是一个红发女人，有时候头发颜色的改变会迷惑一些男人，但迷惑不了陈志尚，即使那个女人只烫了一回睫毛，陈志尚也能一眼就看出来。陈志尚认为看各种女人，看女人的百变，已经成为了一种乐趣。当然只是看看而已。

11

一个年轻男人走过陈志尚的身边，响亮地说了一句，这八号可是我的老位置。但他似乎很快就把自己说过的话忘掉了，他坐到旁边的六号桌，张扬着手腕上的名表手指上的钻戒，一落座又把手提电话掏出来放在了桌子上。陈志尚不禁笑了一笑。陈志尚没那么迷信八，在这一点上陈志尚和其他生意人都不一样，甚至说是很古怪，陈志尚的电话号码里没有带八的，车牌号也没有八这个数字，就是整个公司上上下下也没有供奉一尊财神爷一箱风水鱼。陈志尚只相信自己的手，除此之外，他什么也不相信。

陈志尚左顾右盼，没有看到阿敏，茶坊里倒又换了一茬新面孔。真快啊，陈志尚想。陈志尚不常来影响时尚，通常是想



来就来了，也是无意识的做法，不看什么人，不做什么事，只是随处走走。陈志尚觉得自己老了，只想缓慢地到处走，不要引人注目，大概真的是老了吧。

几天来陈志尚一想起那事就会浑身都不舒服，那是一次心血来潮，陈志尚和一个生意上的朋友午餐，对方的唱片公司新签了一个小才女，会多种乐器，又写一手好词，还出版了几部小说集，可以这么说，她是一个奇迹。陈志尚听到过那位小才女自己作词作曲的一首歌，写得是好，朴素，不造作，有民谣味儿。陈志尚告诉对方想见见她。

晚餐时间，陈志尚见到了这位才女，只看第一眼，陈志尚认为他看到了一个风情万种的女人，这个女人和朴素一点关系都没有。午夜，陈志尚带她找到了一张床。

12

陈志尚忽然觉得很无趣。陈志尚从来就没有和一个女人睡过一整晚，因为他总是觉得有女人躺在身边就会睡不着，但这不完全是表示自己不喜欢这个女人。陈志尚觉得自己没有理由解释，为什么不爱女人。他有时候会告诉女人，是，我是有一点儿喜欢你，所以我跟你睡，但我并不爱你，如果你硬要逼着我说，爱你，说爱这个字眼，那我只好不跟你睡了。

陈志尚很懊恼，陈志尚看着她的眼睛，那双眼睛里空空荡荡。陈志尚平静地离开床，端着水杯站在窗口，喝了一口水。这最后一点点的激情都被自己挥霍一空了，现在可是什么也没有留下。陈志尚想起来以前看过的一部旧电影，两个男人喋喋不休地争论什么是爱。完事之后，你对女人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

多少钱？

这是开始之前就要问的嘛。

你可以走了，我明天再打电话给你？